

墨珠樓玉茗

蜀山劍俠傳 第六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忒癡情穿雲尋古洞 臨絕險千里走青螺

裏面附着有一封信。便是請令叔祖母務必克踐前言。將令媛帶回山去。又命趙道友等他在台前出現。便將書信呈了上去。趙道友拆開柬帖以後。有許多地方不大明白。同我商量。我正因姚開江利害。見了這封信。知道他二位一同光降。定然無憂。便請趙道友依言行事。果然他一見書信。便將令媛救走。想是帶回山去傳授道法。比乃曠世仙緣。應當代他歡喜才是。反到憂愁起來。凌操聽玉清大師說了。詳情才放了心。祇愈允中見轉眼就要完婚的愛妻。無端勞燕分飛。即使異日道成回來。不知能否仍踐前盟下嫁。越想心中越煩。忽然把心一橫。走到佟元奇面前跪下說道。比次和呂村陳圩結仇。全爲弟子一人而起。雖說是邪不勝正。到底還是死傷多人。弟子如今業已看破世情。願將田園家財。分散貧苦的人。然後跟隨老師出家。明知資質驕鈍。難列門牆。還請真人念在與人爲善之心。俯賜收錄。感恩不盡。他這一席話。把衆人提醒。白琦。衡玉。許超。黃人瑜。龍兄弟。岳大鵬。這幾個不會劍術的人。都一齊過來朝佟元奇。鉄簑道人。玉清大師等紛紛跪下。請求收爲弟子。佟元奇忙喚衆人起立。然後說道。諸位雖與我無

緣。但是除兩三位俱非釋道中人外。餘者大半各有奇遇。尤其允中因爲一時癡情所激。更爲不合。我等號稱劍仙。除少數生具仙骨者外。俱難超凡入聖。大都還要轉劫。難免受一次兵解。允中夫婦五十年之內。便要重圓。你們本人亦另有遇合。何故庸人自擾。我給李鎮川開向善之門。是因他父母俱是前明殉節忠臣。他本人又頗能自愛。不似別的盜賊。昧盡天良。除我以外。別位道友。又未必看得中他。所以才暫時容他改過入門。現值本派收徒承繼道統之期。祇要向道真誠。心地純厚。不愁無人指引。大家何必忙在一時呢。衆人聞言。依舊苦求。佟元奇仍用前言解釋。執意不允。祇對允中指了指條明路。說今年端節。心源要從青螺山了結八魔一重公案。那時自有機緣前來就你。說罷。又吩咐衆人道。此間諸事已了。被擒的淫賊柳雄飛。已受內傷。不妨將他殺死。用銷骨散化去。好在這次並未傷着土著。少時可由白莊主。將陳長泰解勸一番。放他回去。暫解兩村仇怨。此人本無多大能力。全係羅九一人架弄。現羅九伏誅。他知本村勢大。必不敢再爲生事。如再不悛。除他不晚。至於呂郭二人。至多逃回華山。請他師父報仇。決不致經官興訟。鉄簑道友可留此數日。一則到了端陽。相助心源玄極一臂之力。二則坐鎮此間。以防萬一。諸位有事者。亦可暫行回去。青螺山八魔所約能人甚多。不會劍術的人。均不用前去。鎮川事完。可至太白山尋我。我要先行一步了。說罷。便命張琪叩謝玉清大師。與衆人作別。然後攜了張琪。向衆人一舉手間。一道長虹破空而去。輕雲又問玉清大師。怪叫化窮神凌渾。最後拿着是一條蛇。爲何姚開江一見。便亡

命一般追去。玉清大師道：「凡是苗疆派紅髮老祖門下，最是利害狠毒不過。未學成道之先，先收羅了許多毒蟲蛇虺蜈蚣之類，擇定一樣做自己的元神。每日用符咒朝那毒蛇跪誦，再刺破中指血來喂他。練過三年零六個月之後，才將那毒蛇燒化成灰，吞服肚內，再按道家鍊嬰兒之法，將他復元，與自己元神合一。鍊成以後，便可隨意害人，與我們鍊的飛劍一般，可分可合。不過我們遇見強敵，失了飛劍，還可再鍊。他那元神一斬，便如同失了半條性命，雖然不死，一生功行大半付與流水，並且失了就不能再鍊。我久聞這種妖法利害，今日對敵時，我已想起苗人妖法狠毒，恐他情急，用元神顯化傷人，不想已被凌老前輩早收了去。無怪姚開江一見，連命都不要，飛身追趕，到便宜我得了兩把飛刀。我看凌老前輩拿着他的元神，已無生氣。如果已被凌老前輩所斬，姚開江決難活命了。他失了元神，還那樣利害，所以恩師說他是個勁敵了。白琦等聽玉清大師說完，又把在魚神洞遇見凌潭、擲蛇，及隨林秋水入席，自己聽見他在自己耳邊所說的話，又說了一遍。玉清大師道：「恭喜白莊主，如能得他垂青，真可謂難逢奇遇。這位老前輩性情古怪，專一感情用事，他不願幫忙，無論如何苦求也不行。我早聽人說他功行快成，不久要用兵解轉劫飛昇。想在衡湘一帶物色傳人，許久不聽下文，照如此說來，對白莊主決非無因的了。白琦道：「弟子行能無似，質地愚魯，雖有向道之心，恐這位恩師未必就肯垂青吧。」玉清大師道：「我看他決非無意。異日再看吧。現在諸事已畢，陳柳二人可由白莊主照修老前輩之言發落。我要同輕雲、文琪等回轉。」

蜀山劍俠傳 六集 第一回

四

成都去了。說罷。便命湘英收拾同行。湘英聞得雲鳳是被一位最有名的劍仙收去。好生歎羨。連日早向輕雲文琪瑤青三俠女。懇求携帶。還恐玉清大師不帶他同行。事完之後。侍立在旁。一步也不敢離開。不住朝輕雲等用目示意。心中怦怦跳動。一聞此言。喜出望外。也不顧和哥哥衡玉說話。飛也似奔到裏面。將隔夜打就的包裹。携了出來。朝玉清大師拜了幾拜。還是玉清大師。命他與兄長衆人作別。才得想起。因爲喜歡過度。祇是呆笑。連話也說不出來。衡玉先朝玉清大師拜謝。援引湘英之恩。才對湘英道。妹子。蒙大師指引。過了仙緣。哥哥福薄。不能同行。但願妹子學成之後。好歹回來一次。以免哥哥懸念。湘英別思縈懷。祇是聞言點首。反到無話可說。無意中看了許超一眼。見他滿臉惜別之容。不由心中一酸。急忙回過頭去。又朝衆人一一告辭。白戴許三人。挽留玉清大師多住一二日。玉清大師道。異日仍要相見。何必多此一舉。便從身上取了七八粒丹藥。交與白琦。吩咐白李虞等受傷之人服用。才命輕雲携了瑤青。自己攜定湘英。步出院中。與衆人道別。滿院金光。破空飛去。湘江五俠。與岳大鵬也要告辭。白戴許三人再三苦留。才允再住三五日走。白琦又將玉清大師贈的丹藥。與受傷之人服用。才去將陳柳二人發落。過了數日。湘江五俠與岳大鵬走後。俞允中又求了兩次鍊簑道人與元極。未蒙收錄。第二天便推說有事回家。去了十多天未回。衆人均未在意。一日忽然打發人。送了封書信與凌操。附有二十條黃金。說他因雲鳳學道。看破世情。回家第二日。便吩咐帳房將田園財產。半分給族中貧苦之人。又立了幾處善堂。

穀倉施賑。自己決意往各大名山尋師學道。黃金值銀萬兩。孝敬凌操養老。並向衆人道謝道歉。不該不辭而別等語。凌操接信。急忙跑去挽留。才知他一回。家便等不及安排。將一切後事都託與安人料理。留下與凌操那封信。還是臨走三日之前寫的。吩咐下人。到時再送。那裏去尋他的蹤跡。凌操見愛女愛婿同時棄家入道。雖知前緣註定。到底難割難捨。尤其是允中明明因雲鳳而起。他又是個獨子。無後。愈覺對他不起。傷感一會。無法祇得仍然回來。誰知許超見允中一去。觸動心事。表面上也未露出。祇說回家省親。走後寄來一信。才知到家以後。正值老父母病危。第二日便行去世。辦完喪葬。亦步允中後塵去了。戴家場這一班劍俠紛紛走散。祇剩有鐵簑道人與心源玄極與凌操四人。衡玉特爲三人備了三間靜室。以便日夕請教。鐵簑道人住了些日。見呂村不來生事。又占了一卦。看出不會有什麼舉動。便要告辭回谷王峯去。衡玉挽留不住。鐵簑道人一走。心源玄極當然隨去。白琦自從勝了呂村之後。到魚神洞去閒走。幾乎是他的日課。也有約人同去的時候。誰也不疑有什麼緣故。誰知鐵簑道人去後。第二日白琦又說去魚神洞閒遊。一去就不見回來。也未留下書信。祇剩凌操一人與衡玉作伴。好不冷靜。這且不言。話說允中自見雲鳳一走。萬念全灰。每日愁積於胸。茶飯都無心下嚥。幾次懇求心源玄極。鐵簑道人攜帶入門。心源因秉承追雲叟留東意旨。不但一味敷衍。不給他關說。反將追雲叟的意思轉告玄極。鐵簑道人。鐵簑道人先見允中。雖然出身膏粱富貴之家。一絲統袴氣息都沒有。又加以心地根基均極純。

蜀山劍俠傳 六集 第一回

六

厚。自己本少傳人。憐他向道誠切。原有允意。經心源一說。就此打消。允中苦求了多次無效。愈覺愁煩。心想那個神仙不是人做的。巨耐這些劍仙。都說和自己無緣。玉清大師所說青螺山的遇合。也不知真假。雲鳳現在怪我。不肯上進。倘若他學劍回來。見我還是碌碌如舊。豈不越發遭他輕視。怎對得起他。長此耽延下去。如何是好。追雲叟是超凡入聖的劍仙。近在衡山。他老人家對內姪會孫女。如此關心。難道對我內姪會孫婿。就一毫都不憐念我的誠意。各位劍仙。不允收我爲徒。想是見我生在富家。割捨不下。又不能耐出家寒苦。故爾推託。我何不回轉家去。將家業變賣。全做善舉。散給貧寒。然後隻身一人。趕往衡山。去求追雲叟。他老人家收容。好歹將劍術學成。日後也好同愛妻相見。主意決定。越想越覺有理。也不通知家人。設詞回家。即時喊來家中管帳收租之人。將家產全數託他變賣。分辦幾樣善舉。留下金條書信與凌操。帶了幾十兩銀子。棄家入山。滿拚學成劍術。便去尋着雲鳳。一同回見岳父。如不副自己期望。從此厭世出家。不履人世。早數日便從心源玄極口中。探知追雲叟衡山居處。趕到山脚下。忽然山上起了大霧。山中道路。崎嶇難行。允中心內焦急。好幾次冒着百險。想扒上山去。怎奈衡嶽的雲霧。本就常年封鎖。很少開朗的時候。這次大霧。更是來得濃厚。站在山脚下望去。只看一片冥茫。咫尺莫辨。慢說認清道路。連山的影俱看不見。如何能夠上去。允中無法。最後一次。決定鼓起勇氣。帶了乾糧。手脚並用。打算扒走一點是一點。衡嶽本是湘中名山。三湘七澤間。神權本威。每年朝山的人甚多。惟獨追雲叟所居。既

在衡嶽的極高險處。天好時。常是煙嵐四合。無路可通。又聞其中慣出猛獸毒虫。朝山的人。向不打此經過。人跡極爲稀少。允中借住在遠離山脚的一個貧苦農民家中。那人姓吳。甚是誠懇。見允中是個大戶人家子弟。不携隨從。獨自朝山。走的又不是入山正路。非常替他擔憂。勸解多回。允中知他一番好意。祇用婉言拒絕。他自己也知此地山徑奇險。常被雲封。怎耐業在神仙面前。許下心願。非從此山上去不可。那農夫勸阻無效。這日見他執意冒險上去。便說此山常聽人說猛獸毒虫甚多。官人身佩寶劍。想必是個會家。不過目前雲霧滿山。本來就沒有山路。這般冒險上去。九死一生。如果真是非去不可。待我給官人將手肘。脚膝。腦。背後等處。俱都做了厚棉兜上。再備下長索套鉤。以備萬一失脚。滾將下來。祇消用兩手護着頭面。順着坡道。往下滾來。卽或帶傷。不致送命。萬一失脚。墜入深谷絕澗。祇要不死。也可借着繩鉤。設法縫將上來。不過這都是萬沒辦法中想出來的法子。最好不去冒險。改道朝山。才是上策。允中那裏肯聽他勸阻。祇催他速去準備。得得那農民無法。祇率依他。夫妻二人。連夜給他趕好了一切應用東西。及乾糧等件。第二天允中便照那農民之言。將厚棉兜帶好上山。那老農夫婦。送到山脚。指明了上去途徑。眼看允中行了丈許遠近。便漸漸沒入霧氣之中。一會便蹤影消失。先還互相喚應。後來漸漸聽不見聲響。才嘆了口氣。徑自回家。那農民原來到山的高處去過。祇平日雲開時。上山採藥。揀那易走之路。上去還不到三四十丈遠。便無路可通。走了下來。總共一年還去不到幾次。允中照着他指示的途徑。從

大霧裏扒走上去。如何能走得通。上去不到十丈。便連連滑跌了好幾次。一則年少氣盛。二來學劍心切。以爲自己一身武功。祇要手脚摸着一點邊際。便不難往上扒走。起初聽見那農夫在下呼喊。勸他回來。心感他一番好意。先還答應幾句。入後連吃了幾跌。又加霧氣太重。聲音不易透出。自己既決定不肯反顧。率性一個勁往上扒走。連答應都不答應了。那農民却以爲他走遠聽不見。便走了去。允中聽不見下面聲息。知道農民已走。幸而自己武功眼力。俱有根底。雖然山路險滑。大霧迷漫。走出十丈以外。略歇了歇。靜定心神。面前一二尺以內。居然看得出。不禁心中大喜。越加奮勇前進。沒料到此山高寒。大霧凝在石上。變化成水。又加此山常無人跡。巖石磊呵。礙足刺手。三四月間。草木叢茂。到處荆棘。一雙手老在濕透的石土上抓撓。冷得都發了木。再刺上一手的荆棘。雖然受傷不重。有些刺藤。大都含有毒質。不大一會。便腫痛發脹起來。才後悔不該不信農民之言。因嫌攀援不便。將手上棉套摘去。冷還好受。走還不到十分之一。前途險巇尚多。雙手腫痛凍木。如何能往上行走。急得幾乎哭了起來。勉強拔了手上的刺。又走出三丈多遠。實在無法再走。摸着一塊較爲平坦之處坐下。在暗中將未拔完的小刺。細細用指甲拔出。這時手上中了毒。不但不覺冷。反到火熱滾燙起來。抬頭看上邊。霧氣濃厚得什麼都看不見。望下邊。連自己身體都看個依稀彷彿。不大完全。越想越傷心。決定拚着死命。仍往上走。甯死也不回去。把周身整頓一下。取出棉手套帶上。仍就一步一步往上扒走。後來實在兩手疼得難受。沒奈何祇得站起身。

來。冒險用兩足朝前試一步。走一步。又走上去。有五六丈高下。忽然一脚試在巖壁上面。大吃一驚。急忙用一雙痛手。往四外一摸。到處都是巖壁。那裏還有路可通。這一急非同小可。就在這大霧之中。東摸摸。西摸摸。經了好一會。不但上去的路沒有。恰似鑽窗紙的凍蠅一般。連來路都尋不見了。允中着急無奈。跪將下來。高喊外岳曾祖。救命接引。枉自喊得口乾音澀。說了許多虔誠哀告的話。連絲毫回音都無有。正在傷心之際。忽見眼前不遠。有兩道藍光閃動。猜是自己誠心感動。追雲叟用劍光前來接引。祇消跟定這光前去。必能尋到他的洞府。不由心中大喜。也不顧手中疼痛。連扒帶跌的。朝那兩道藍光趕去。那藍光祇在原處閃動。並不移開。允中以爲必有佳遇。等到走近面前。那藍光還是不走。先還又猜是什麼寶物。及至身臨切近。還未及用手去摸。已聞鼻息咻咻。非常粗猛。允中心切勢猛。知道有些不妙時。手已摸了上去。才一接觸。便覺那東西一身長毛。腥味觸鼻。知道在黑暗中。遇見一種不知名的怪獸。嚇了個胆落魂飛。那東西原也是在霧中不能見物。伏在那裏假寐。被允中高聲一叫。驚醒轉來。越聞着生人氣味。尋聲朝前衝了過去。允中退下來時。本想拔劍護身。忙中忘了摘去手上棉套。就在這手忙脚亂之際。被那東西一頭撞了過來。撞了個正着。允中一個站立不穩。倒栽蔥跌滾下來。情知性命難保。猛想起農民臨來時囑付。急忙攀起雙腕。抱緊頭顱。護好面部。雙脚也往上攀攏。縮成一團。順着勢往下滾去。且喜這一撞。是撞向上山時的來處。不會跌到深巖絕澗之內。沒有喪了性命。允中一路翻滾。耳旁還不時聽

見那怪獸在上面吼叫如雷。連滾帶嚇。好一會才滾到山坡脚下。業已耳暈目眩。不能動轉。又過了好一會。勉強將身坐起。忽覺胸前腰背上酸痛非凡。記得胸前是吃那怪獸撞了一下很重。滾到半山。又被石頭攔了兩下。低頭看時。胸前衣服業已刺破了一個大長口子。那怪獸頭上。想必生有角一類的東西。沒有被他刺透肉內。還算萬分之幸。允中自受了許多顛連辛苦。差點沒把性命送掉。不但沒有見着追雲。達到心中願望。週身還受了好幾處硬傷。兩手更是痛得火炙一般。屈伸不便。費了好些事。才勉強將一雙破爛的棉手套解了下來。一陣傷心急痛。哇的一聲。吐了一口鮮血。立刻暈倒。不省人事。等到醒來。身子已不在原處。山脚下。面前站定一個丰神挺秀的少年漢子。見允中醒來。笑對他道。你的傷處都好。了麼。允中想起適才受傷之事。想是被這少年救護到此。便想下牀道謝相救之德。忽然覺得身上痛楚若失。兩手也疼止。腫消。回憶前事。恍如做了一場噩夢一般。再看這間屋子。原來是個山洞。自己臥的是一個石床。洞內陳設。除了丹爐藥灶之外。還有幾卷道書。便猜那少年模樣。雖不似黃趙等人所說的追雲叟。一定也是個神仙異人。急忙土前跪倒說道。弟子俞允中。一心向道。從大霧中冒著百死。想扒上衡山珠簾洞。拜見外岳曾祖追雲叟。學道修劍。不想受盡千辛萬苦。半路途中被一個怪獸撞下山來。受了內傷。吐了口鮮血。暈死過去。多蒙仙長搭救。有生之日。皆戴德之年。弟子業已拋棄世緣。決心尋師學道。望乞仙長。俯念愚誠。收歸門下。弟子當努力潛修。決不敢絲毫懈怠。以負仙長救命接引之恩的。那少年

不俟允中說完。將他一把拉起。等允中說得差不多了。便對他說道。救你的並不是我。你莫向我道謝。你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嗎。允中祇得答稱不知。那人道。這裏便是你捨命要上來的衡山後峯珠簾洞。不過此時你還不能在此居住罷了。允中聞言又喜又急。喜的是萬沒料到自己這一跌。居然就容易的到了多少日所相望的仙靈窟宅。急的是那少年說他不能在此居住。雖入寶山。仍不免空手回去。忙向那人道。仙長既說這裏是家外岳曾祖的仙府。不知仙長法諱。怎麼稱呼。家外岳曾祖現在何處。可否容弟子虔誠求見請訓。那少年道。我名岳雲。令外岳曾祖便是家師。適才你快到洞中時。家師已然帶了我師弟周淳。移居到九華山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別府鎖雲洞中去了。允中聽說岳雲是追雲叟弟子。當然也是個高明劍仙。便不問他所說的追雲叟。是否真不在洞中。重又向前跪倒。執意要拜岳雲爲師。否則便引他去見追雲叟。臨死也決不離開此地。岳雲拉起他笑道。無怪我師父說你難纏。果然不假。你聽我對你說。你未來此時。我師父已知到你的心意。因係同他無緣。他老人家自收了周師弟後。便決意不再收徒弟了。所以才用大霧將山封了。使你知難而退。不想你居然不畏艱險。硬從大霧中往上扒來。却不知此洞居衡山之背。離地千百丈。平時樵徑。祇到山麓數十丈便無路可通。你又從黑暗中執行。那如何能達得到。我也曾替你說了幾句好話。我師父性情古怪。最恨人有所挾而求。說你這種拚命行爲。如無人解救。九死一生。你原是個獨子。尚未娶妻。一旦喪命。你家便成絕嗣。你也不是痴子。明明以爲我

蜀山劍俠傳 六集 第一回

一二

師父同你既有葭莩之誼。你生平又無大惡。我師父無論如何不願收你。也決不能看着一個向道真誠的人。爲求見他一面。坐視其死而不救。不過你見別位劍仙不肯收你。想用這條苦肉計。來邀他老人家憐憫。你資質心地。俱還不錯。本有一番遇合。誰知這一來。反招了他老人家不快。執意不管。偏偏你竟得遇奇緣。當你無心中。被白雀洞金姥姥守洞神獸碧眼金吼。新生的小吼。將你一頭撞下山去。暈倒之時。我正想用丹藥前去救你。我師父一眼看見你。岳會叔祖怪叫化窮神。凌真人朝你面走去。他同我師父兩位老人家。一向是尹那避面慣了的。我師父不願同他老人家相見。本來就打算移居九華。見凌真人出現。知道你不至喪命。仍將此洞留與我修行。帶了我師弟周淳到九華去了。我師父走後。凌真人挾着你走來。原想同我師父吵嘴。問他爲什麼見死不救。不知我師父懶得和他見面。業已走開。凌真人撲了個空。他本也不願收你爲徒。想賴給我師傅。又沒賴上。便給你吃了兩粒丹藥。將你救轉。臨走時。他老人家對我說。你生長富厚之家。雖然根基不錯。却染了一身俗氣。並不是真心向道。這次冒險尋師。還是爲了情慾而起。本不願收你到門下。因爲和我師父賭氣。命你先到青螺山去。將六魔厲吼的首級盜來。便可收你爲徒。話雖如此說。我想青螺山八魔。自從神手比丘魏楓娘死後。他們又從別的異派飛劍之外。學會了許多妖法。厲吼是八魔之一。青螺山窩聚異派甚多。遠隔這幾千里。你又不曾劍術。空身一人。深入虎穴。去盜他們爲首之人的首級。豈非作夢。不過凌真人性情。比我師父還要特別。既叫你去。必有安

置你之法。你自己酌量着辦吧。至於我師父。雖然對門下十分恩寬。要叫我收你爲徒。我却不敢。你如願冒百險往青螺山去。我念在你多少苦處。幫你一點小忙。將你送去。省却許多跋涉。這到使得。允中聽岳雲說了這一番話。前半截深中他的心病。好生慚愧。後來聽怪叫化弱神凌渾。居然肯收他爲徒。凌渾的本領道法。日前業已親眼目睹。雲鳳又拜在他妻子門下。更可藉此見面。祇不過久聞八魔利害。命自己隻身空手。要去將六魔厲吼首級盜來。談何容易。不由又喜又驚。猛一轉念。自己此次棄家尋師。原是不算不成寧死不歸。佟元奇與玉清大師。俱說自己遇合在青螺山。由凌真人所留的話。看來更是不假。不經許多辛苦艱險。如何能把劍術學成。祇率到了青螺山相機行事。譬如適才業已在大霧中已經慘死。想到這裏精神一振。平添了一身勇氣。便請求岳雲帶他到青螺山去。岳雲道。此去青螺山相隔數千里。你也不必忙在一時。他那裏異材能人甚多。我兩三次走過那裏。全未下去。你可在這裏安歇一日。明日早我親身送你前去。送離青螺山三十餘里的番嘴子。我便回來。那裏有鎮店。有廟宇。你再問路前去好了。允中道謝應允。便在洞中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早起。岳雲給他服了幾粒丹藥。帶着他在空中飛行。走了兩天。到第三天早上。才到了番嘴子。這裏是川藏間一個捷徑。人煙却不甚多。岳雲同允中在僻靜處降了下來。允中幾次求他相助。岳雲追隨追雲叟多年。行動說話。都與追雲叟好些相似。並沒有答應允中。逕自作別回去。允中無法。祇得一人蹣蹣涼涼。前往鎮店中去尋住處。到了鎮上。雖然看見有幾十家人。

家俱都關門閉戶。非常清冷。問了幾處。無人答應。遙望鎮外樹林中有一所廟宇。便跑近前去一看。廟門大開。門外有幾個凶惡高大和尚。在那裏閒談。允中上前招呼。推說是入藏到達拉宮去拜活佛的香客。走迷了路。身上又受了感冒。意欲在廟中住上幾天再走。那羣和尚對允中上下打量了一陣。互相說了幾句藏語。便叫允中進廟。允中看他們神態雖然可疑。一則事已至此。二則閱歷還淺。未出過門。焉知利害。輕重。貿貿然隨了進去。身才入門。便見大殿兩廊下。堆着許多牛馬糞穢。有幾個小和尚。鳩形鵠面。赤着雙足。在一個井內往起打水。旁邊立着一個高大和尚。拿着一根長皮鞭。在旁威嚇。見允中進來。便朝領路和尙互說了幾句藏語。允中也看出情形不妙。仗着自己一身本領。且到了裏面。見機行事。又隨着繞過大殿。走入一個大院落。祇聽一聲佛號。聲若梟鳴。舉目往前一看。台階上鋪設鋪墩。坐着兩個和尚。一個生得十分高大。一個却生得矮短肥胖。俱都穿着黃袈裟。旁邊立着十來個相貌凶惡的和尙。見允中進來。俱都佯佯不睬。先前引路的和尙。便喝叫允中跪下。允中見那些和尙。不但神態凶橫。而且俱都佩着鋒利耀目的戒刀。估量不是善地。見喊他下跪。祇裝不懂。朝上一揖道。大和尚請了。還要往下說。旁立的凶僧早喝道。要叫大老爺。允中方待好笑。那個矮胖和尚。業已起立。指着允中說道。你這蠻子。是那裏來的。你有多大胆子。見了本廟大老爺。二老爺。還不下跪。允中聽他說的是四川口音。不似藏語難懂。忍氣答道。我姓俞。許願到西藏去朝活佛。失迷了路。身上不快。想在貴廟借住一兩天。佛門弟子。多是謙

恭慈悲。爲何施主要朝你們下跪。你們不必欺我。遠來生客。我要走了。說罷。將身一縱。上了廟牆。正要往下跳時。猛見牆外也是一座院落。下面有百十個凶僧。在當地扭結。摔交角力。看見允中站在牆上。齊聲喊捉毛子。允中見他們人多。不敢下去。剛打算回身。忽聽後牆後一聲怪笑。適才那矮胖凶僧。正站身後。允中再往旁看時。四外縱上來有數十個凶僧。各持戒刀。禪杖。擁將上來。允中見勢不佳。撒那面前站的矮凶僧。單人把住一面。又無兵刃。縱身上前。起左手烏龍探爪。朝凶僧面門一晃。右手便去拔劍迎敵。祇見那凶僧嘴中喃喃。祇往後退。身體非常靈活輕便。允中劍剛拔出了鞘。倏地一陣頭腦昏眩。一個站立不穩。從牆上倒栽下來。下面凶僧見允中跌下。急忙上前將允中捆了個結結實實。容到允中神思稍爲清醒。業已被衆凶僧。將他細綁在佛殿明柱之上。允中被口大罵。希冀速死。那些凶僧也不去理他。直捆了一個整天整宿。那細的黃繩。不知是什麼東西造成。

第二回 十年薪胆二番僧煉魔得真傳 兩輩交期三劍客中途逢舊雨

不掙扎還好。一掙扎。那繩竟會陷進肉內。非常痛楚。允中枉自又急又怒。無計可施。幸而來時。服了岳雲兩粒丹藥。還不甚覺飢餓。第二日午後。那矮胖凶僧。來看兩次。見允中神態硬朗。一絲也不困憊。暗驚奇。一會又去請那高大凶僧來看。兩人商量了一陣。那矮的凶僧。便向允中道。看你不出。你居然還

是個硬漢子。我們現有一椿事。要和你商量。你若應允。便能饒你活命。若是執迷不悟。便將你開膛摘心。與大老爺下酒。你意如何。允中想了一想。答道。我已被擒。殺剮任便。你如有事求我。也沒有綁着逼迫的。有什麼事。先將我放了。再商量。事若可行。無不應允。如果是那些奸盜邪淫一類。你就把我殺了。綢一綢眉頭。不算漢子。那矮的凶僧。對那高的凶僧道。這個人到真是個漢子。比先前那些人強多了。好在我們也不怕他逃上天去。說罷。便去解了允中的綁。允中被綁一個整天整夜。遍身麻木。知道這些凶僧利害。又會妖法。決難覷便逃走。莫如暫時應允他的請求。見機行事。便問那兩個凶僧道。有什麼事相煩。你說罷。那矮凶僧先不答言。一手拖了允中。走到庭中。向陽處。仔細朝允中臉上望了又望。然後再拖他一同走進隔院。一間禪房落坐。說道。我名喀音沙布。是本寺的二老爺。那生得比我高的。是本寺大老爺。他的名字叫作梵拿伽音二。我們俱是西藏人。祇爲得罪活佛。帶了手下徒衆。到青螺山內蓋了一座廟宇。參修。十年前忽然來了一個女的。名叫神手比丘魏楓娘。生得十分美貌。我們不該將他留在廟中。被他用法術飛劍。傷了我們多人。將我師弟兄二人逼走。佔了我們的青螺山。我們無奈才逃到此地。將這座昭還寺的住持趕走。在此暫居。一則因爲得罪活佛。西藏不能回去。二則又捨不得青螺山的出產。和辛苦經營的廟宇。原打算請了能人。仍將青螺山奪回。不想魏楓娘。聞得我們仍未遠離。前來逼迫我們歸順。作他青螺山的耳目。他有八個徒弟。便是那有名的西川八魔。專一在外奸淫打劫。個個精通法術。本領